



时代写作
EPOCHAL LITERA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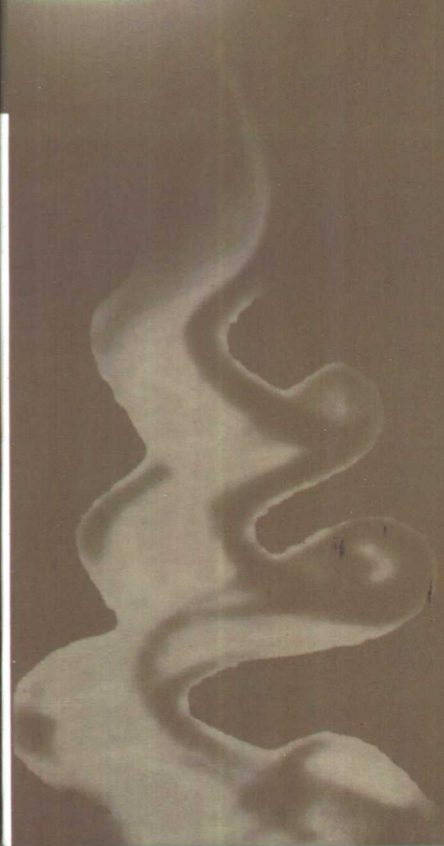
艾东
著

流泪

的浪漫

LIU LEI DE LANG MAN

时代文艺出版社



艾
东
著

流泪

的
浪
漫

时代文艺出版社

SHIDAI XIEZUO XILI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泪的浪漫 / 艾东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 10

(时代写作系列)

ISBN 7 — 5387 — 1711 — 0

I. 流… II. 艾…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77483 号

流泪的浪漫

作 者: 艾 东

选题策划: 彭想林

责任编辑: 邢爱光

责任校对: 邢爱光

装帧设计: 吕青青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咸宁市鄂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x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211 千字

印 张: 11.5

插页: 2

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387 — 1711 — 0 / I · 1625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艾
冬

AI DONG



艾冬，女。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1996年开始写作。已出版散文集《土地的心事》(海峡文艺出版社);中短篇小说集《杏花雨》(延边大学出版社);长篇小说《紫秋千》(中国工人出版社)。



作者简介

关于《时代写作系列》——

我们还是选择了“时代写作”这样一个较为温和的词组来命名我们正在和即将推出的系列作品。但是，不管我们如何温和，仍然无法回避这样的现实：过去的确已成为过去，一个全新的写作时代正在孕育或者已经来临。

社会正在重组，观念正被颠覆，情感已被解构……

因为表达的自由或者还有传播的自由，写作，率先展示了这个时代的冲突和变革，并试图或已经描述一个新的时代的生存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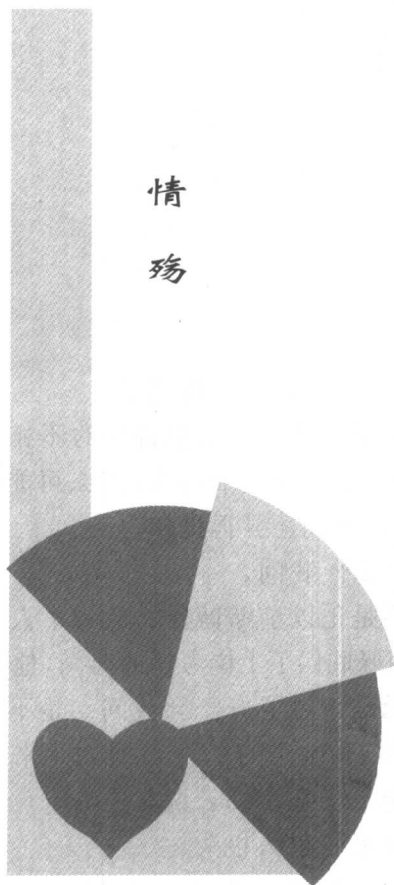
就在我们面前，人类的历史在翻开新的一页，而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也正在诞生。

编者

情殇	1
杏花化雨	27
流泪的浪漫	53
叹息的幽灵	81
夜色阑珊	105
新陈三五娘	139
跳舞的蚕豆	153
楚歌为谁唱	237
破茧	259

LIULEI DE LANGMAN

情
殇



—

郴云对我说，启贤待岗了。

不会吧。我说，眼里许多的不相信。他的业务水平很高，是一个能读进书的人，怎么可能呢？

真的，听说还弄得挺惨。

为什么？我问。

还不是他以前赌博什么的欠了人家许多钱，那段时间东躲西躲耽误了上岗考试的时间，他是两个待岗人之一。

我无语。过了好一会我问：是不是他故意的？自己有了什么实体之类的东西，工作对他来说也就可有可无了。

可能不会吧。郴云说。

我发呆。很久很久。

我说：他妻子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看着郴云在电脑上一遍又一遍地翻着纸牌游戏，眼神幻化开来，不知怎

么就想起他的妻子来。

是的，启贤的妻子是一个比我漂亮许多的女人。小鼻子小樱桃嘴，就连皮肤也比我白。奇怪，明明是启贤的事儿我却先想到的是他的妻子。

接触他的妻子素芬，第一次是在相片上。那时我已经离开了启贤两年，打算年后就和哲平结婚。

那是一个冬日的下午，启贤邀我到他家。他家在某大学后面的教职工宿舍群里，他的旧家在四楼。那时他的父母还没有退休，母亲在郊区的一所小学当教师，父亲是这所大学的教授。

我是犹豫着走进他家的，因为那时的我知道这里不是我该来的地方。我该去的地方应该是哲平的家，可是我还是去了启贤家——除了他诚挚的眼光，我的怜悯，还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旧情，当然这情里也包藏了那年轻的欲望。

我走进去。

他的父母都不在。那是上班的时间。

给我看你女朋友的相片吧。我对他说。

他笑盈盈地站在厨房的煤气灶边，问我中午想吃什么。

无所谓。我有些不开心，毕竟他原来是我的。我心里这样想。

我给你煎蛋。他说。我听了苦笑一下。

他记得我会煎一种蛋。那蛋不用把蛋清蛋黄打散，旺油后将蛋壳敲破直接火煎，煎了半熟再翻一面，煎熟出

锅装盘，滴上点酱油就OK了。

他开始煎蛋。客人一样的我站在煤气灶的另一边，边看他煎蛋，边问他：你是怎么认识你现在的女朋友的？

他回答得很含糊：煎蛋做汤炒饭。

我要他拿相片来给我看，他拿了出来。对我说，她有点像你。

屁。我说。

在我看来，他的妻子比我漂亮。我不高兴。

是电大的同学。他说。

哼，好一个志同道合。我说。

启贤和我虽是一个单位但不在一个分局。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我的女儿都四岁，好像他的儿子也有两岁了。不知我和他是怎么碰上的，因为那次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见了面也不说话。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已经是哲平的妻子，他也是种子公司的那个我认为她比我漂亮的女人的丈夫。孩子都那样大了。

不知怎么的，有一段时间我们还是在全局开会时互相微笑并说了话。那天我们互问了对对方家庭的情况，像无事人一样相互鼓励了一番，祝福对方。

到我家玩玩？他邀请。

玩什么？很坦然。

麻将啊，少君他们都在我家玩。少君也是我的同学。

好吧。我说。那时我打麻将很上瘾。

你的妻子在不在？我问。我不想见她的妻子。

有什么关系。她也知道你的。

我暧昧地笑了。

那天傍晚便和四五个同事一块到了他家。

他妻子还没有回来，据说他妻子都是在她的娘家吃了晚饭然后才回家，他的妻子和我一样不会煮饭。

很漂亮的一个小家，两居间的卧室。没有阳台的那间他特意装修成一个麻将室，空调、真皮沙发、红木的麻将桌。我很羡慕。婚后的我还住在青岛路的民居里，没有卫生间，四间房子一层一间上下极不方便。

我们围上了麻将桌就开始玩起来，他拿出三千元钱让我坐下。他一会坐我边上一会儿出去下厨为我们做饭。

过了一会他妻子回来了。是他打电话让她带菜回来的。

打牌刚一结束他便让我过来一下。

什么事？我问。

他叫他妻子的名字。然后用眼支使我和他一块走进他们的卧室。他的妻子有些不好意思地站着，她手里拿着刚从阳台上收回的已晾干的内衣小裤。我看那内衣和小裤都比我用的，想象着他妻子的身材。

素芬，伊就是阿丹。他像没事似地对他妻子说。我微笑着看她，也有些不好意思。我们是两个尴尬的人。那时我想。

哦……他妻子这么哦一声，眼睛直直地望着我很久。我也望着那双单纯的眼睛——我这么想的，这双眼一定比

我的单纯。

突然我看到他妻子的眼里有泪。那泪在她惊愕的哦声之后静静地流下来。她赶忙把眼转看到自己的手上。

我真的尴尬。都过去了，我对她说。没有明确所指，但我知道那是安慰她的话。然后我轻轻地走过去握握她的手，微笑。

你这么做其实很残酷。后来我对启贤说。

启贤说他的妻子和他父母相处得不好，孩子也不要她带。在她不在时孩子都听了奶奶的教诲，叫他妈妈“湿闷”。

我摇头。显然他的父母还对我难释于怀。

二

可以说启贤是一个很爱我的男人。我们是初恋。

他和我应该都忘不了那时的我每日在夕阳西下的闽江边罗泽小镇的翠绿堤坝上迎着 he 走去的情形。

那时的每一天，我都流露着盼望的眼神，望着 he 下乡归来的路。看到他疲惫地踏自行车的身影，再一想自己等待的痛苦，委屈和心酸的眼泪总不自禁地滑落。

然后，夹着闲书，跃上他的黑色自行车后坐，搂着他

结实的后腰回到所里。

应该都忘不了那个八月十五的夜晚。吃罢了晚饭，天黑下来，在绿竹丛中夜来香、玉兰花的香气里我们叫醒船家，在浮着鹅黄月色的江面荡漾到水中央的法海古寺。

在古寺的廊沿上他静静地拥着我。我以独自的心情望着江月，幻想着自己将来的生活。

那时的我想，我不要太多的钱，只要他爱我，能让我在恬静的环境里看书写字即可。我也可以为他生孩子。我意识里的孩子是一个穿着布衣，梳髻角辮给做田的父母送水送饭的美丽聪明的孩子。

我几乎忘了我是如何离开他的。

今天听郴云说起他待岗了，我竟有些哽咽。

我想知道他现在的情形。郴云让我打电话去问问，违心的我却斜她一眼，说，他和我早就没关系了。

十多年了。这十多年里他结婚，然后他又有了许多个情人，他的事现在还关我什么事。

绝对关你的事，她说。不然他儿子的小名怎么叫丹丹。我不知道，或许他气恨我吧。我说。

那时的我时常在他的邀请下往他的祖家去玩。

他的祖家在闽江边一个叫亭汭的地方，是由闽江江流的沉积形成的，那里离海更近了。亭汭的地势很低，河道像渔家的鱼网一样纵横交错。那里空气清新，草木芬

芳，船可以直接驰进村里的每一条小河道，从他家看到船不到20米。

那里的人喝的水就是江里的。挑水时间多是在涨潮的时候，涨潮时水比泛潮时的干净。他们家家都有明矾，明矾是用来沉水的。放到浑浊的江水里搅动那么几下，水中的杂质便沉入桶底。当地人把桶上半部的清水倒出来，再把桶底的水倒进园子里或冲洗地板。

将来的我是不是一辈子要过这样的日子了？那时的我想。这日子有多长？一辈子是多长，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是不是也要变成他家隔壁的大姨，张口就骂女儿：千人骑万人压的什么？我的心目中的理想难道就是这样？我的心里悄悄地畏惧着。我心底理想的生活情形应该是诗意和高雅的。

在我印象中似乎有一次这样的际遇。一个星期日，启贤的父母和妹妹都在家，那里的乡村景色也吸引着我。这一天我随启贤骑着单车从城里下去，骑车到他们家大约要一个半小时。

中午他们家因为孩子们都在家而加菜。我在启贤的带动下，拿了母亲等一会要煮的一把芹菜，往涨着潮的江边去洗。

洗过了，我和他在江边看小土洞口爬行的小螃蟹。他的母亲出来了，手上拿着那把刚才我们洗过的芹菜来重洗。边洗边对我说：阿丹，你得学学，这芹菜不似普通菜，洗时要用手揉揉，这样才能把芹菜里的苦水洗出来，吃的

时候才不会苦。我愣在那里了。那时娇惯的我对这句话里的学学两字发生了联想。

学学，是不是要让我学会洗菜做饭？如果我会做了是不是要一辈子和做饭菜的事情打交道，那我的读书写字的事怎么办？天天洗菜煮饭如果再加上洗衣那我的一生不是要浪费掉大部分的时间。我是不是就要这么平庸下去了，和这隔壁骂孩子的大姨一样？

我畏缩了，我决定不要太早提恋爱结婚的事。那时的我想或许我找个人家可以不要我做事。

这只是一丝点的幻想，真正让我离开启贤的不是这个原因。

启贤是一个听话的好儿子。我亲眼看到他和他的白净的父亲两人在他们家的浦边挑泥填地。那泥是从别的地方运来的，他们买下挑了上岸填在浦边自家田地的低洼处，这样他家的地就扩大了。在新扩大的田地上种上启贤拿回来的柑桔树苗，一两年就能收成。

勤劳的人家，是我羡慕的，传统的持家观念在小时就从我母亲的故事里进入我的内心深处，对这样的勤劳生活我是喜爱的。但是，但是我觉得苦了。要是他们是有钱人家，那白净的父子俩就不用这般辛劳了。如果我爱他们，就会心疼他们的劳作，可是我无能为力，确实没有力量让他们能够和我一起不劳而获坐享其成。

太苦了，我想，这不是我理想的家。那时的我就很现实。

三

启贤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了。我告诉自己。

是的，我必须这样告诉自己，即便是昔日的恋人现在也没有关系了。这十多年的光阴应该已经把所有的痕迹都抹了去，我不该为他现在的处境难过，说不定他并没有像郴云们说的那样落魄呢。

我走向隔壁的宿舍，那里有我的一张床，我到那里躺躺。闭着眼睛一幕幕当年的情景在眼前像电影一样地演过，纷繁复杂。

那年我们同学四人一块儿分配到罗泽所。我、启贤、少君、淑敏，两男两女。自行车从我家来去得45分钟，我心里不高兴，有一种被发配的感觉，有些落寞。

爱情是一种朦胧的感觉，那时的我还不会品尝，虽然我知道许多男同学喜欢和我在一起，但我是一个忧伤的女孩。

四个人中启贤的年纪稍长，他大我们一两岁，一身健壮的肌肉。他的业务能力强，话少，群众关系很好。这或许也是我对他产生好感的第一条件，虽然我不喜欢他的肌肉，那肌肉让我想起凶狠。

有一个傍晚同学们都要回去，而我却不想走。

我来陪你，他说。

他留下了。

我和他到小镇边上的堤坝去散步。堤坝外白沙一片，夕阳无限美好，河水金黄闪闪的。我们走着，偶尔我回头把心中想到的景象告诉他。

寂寞让我向他靠近。那以后他便常留在所里陪我。

我常在他的宿舍坐坐，听他和朋友们谈些在我看来都很新鲜的事。

一个炎热的中午，他抱住我。我害羞地被动着，但没有躲开。那时我发觉他的嘴巴口味很甜，我对他说：你的嘴里有煮熟的荸荠的甜香，很好闻。

他笑着，很激动地说我也是。

那以后他的带煮熟的荸荠香的嘴就常让我亲切，感觉那朦胧的爱像煮熟的荸荠一样的甘甜。我有了一个忠心的保护人。

今天的我想：启贤那么难以忘怀我们的初恋，是因为我在他身边时显得特别的乖巧和柔弱。恋爱两年我们没有大声吵过架。那时的我腼腆得狠，连生气都得离开人群到自己的屋里去。也就是说那时的我不像现在这样发脾气。

唉，不知怎么搞的现在我的脾气变坏了许多。